作者福阿德·阿贾米在前言中写道，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早已建成，但读完书的我们知道，它仅仅在理想的范畴中已经“建立”，建立在知识人的脑海中，但却远远还未走进现实。在作者看来，这座梦想宫殿象征着世俗倾向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生活。我们也能发现，即使是在知识界，它也有被摧毁的危险——有关神权政治的威胁一直挥之不去、如影随形。但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困境还不止于此，本书写于1999年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阿拉伯世界或许显得和平了一些，但更像是走进了泥潭死水，尚不见新的转机。作者带领我们回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东世界的挣扎与努力，对于认识当下阿拉伯世界的处境，自多有一分历史性的视野。

本书的“主角”有两个，一是中东世界的政治家们，他们一直是政治史聚光灯的对象；二是阿拉伯的知识界，作者投入了更多的心思进入其中。

第一章（不算序幕的话）“哈利勒·哈维之死”，从黎巴嫩享有盛名的诗人哈维自杀说起，回顾了哈维的一生，以及黎巴嫩由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平稳一步步走向动荡、分裂、混乱的历程。哈维生长在信仰希腊正教的家庭，他始终心怀“阿拉伯民族同属一体”的政治理念，这提醒我们，将阿拉伯人与穆斯林等同的标签是莫大的偏见，阿拉伯世界内在的丰富，未必逊色于其他的地域。在作者笔下，哈维是具有特殊性的典型，代表了那一代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求索与困境。哈维长期生活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变化颇有象征意义，一度它是阿拉伯知识界的避难港湾、精神家园，但淹没在战火中的除了一座曾经繁荣的城市，还有阿拉伯人的理想与希望。

第二章名为“祖先之形”，内容全部集中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从知识界一直到政界。就笔者的理解，“祖先之形”指的是阿拉伯的传统，既包括有传说中的“祖先荣耀”，也与长久以来的“神权政治”遗产有关。作者所谈到的知识人，都是世俗政治的支持者，但作者也不无悲哀的提到，在两代阿拉伯人中间存在着分水岭——信奉世俗原则的父母与沉迷神权的孩子。政治上站在两种思潮冲突前端的代表分别是伊拉克和伊朗，讽刺的是，它们都没有能力带领阿拉伯世界，更关注国家或者说统治者个人的私利而与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无关。有关伊朗革命的评价，作者引用的俄国诗人赫尔岑的诗句极好，“要小心压迫者，也要小心那些带来解放的人。”萨达姆则可能连解放者也谈不上。最后这场斗争却终结于外部力量——美国的介入，海湾战争结束了伊拉克在海湾国家间的霸权，但像作者说的，阿拉伯人并不对美国表示感激。

第三章“在埃及”，主角是纳赛尔的继承人，被后人认为是悲剧英雄的萨达特，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挣扎、徘徊的埃及。作者的概括相当有力：“埃及的故事就好像西西弗斯一般：这里的人一直向往全民的解脱与新生，却总是难以遂愿。这个国度有着一种两面性——埃及人衷心期盼现代化的生活，却无法拜托神权政治的魅影。”这说得何尝不是阿拉伯世界的遭遇，埃及在纳赛尔时期也曾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，不仅是因为纳赛尔本人的魅力与能力，也是因为埃及丰厚的底蕴。但这些都不能带来所期盼的结果，埃及没有成为阿拉伯现代化的典范。

最后一章谈论的是阿拉伯知识界与以色列的关系。以色列既是二十世纪以来嵌在阿拉伯世界的持久的“外来因素”，又是阿拉伯人的一面镜子，“谈论这个国家就是在谈论阿拉伯人自己，就是在反省自己的处境”。作者认为，如要争取现代化，阿拉伯人就应当超越原先的敌对关系，但可惜的是，绝大多数人不肯与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解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。以色列也作为一道坎，横跨在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上。

可以看到，一些频繁出现在当代新闻中的中东国家，没有成为本书的主角之一，它们是阿拉伯世界的富国，但却与现代化无关，财富依靠的是上天赐予的石油资源，这反而成为了一种现代化的阻碍。这些国家或许是富裕的，但既不是阿拉伯知识界的中心，甚至会被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认为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部分想脱离，背离了“阿拉伯一体化”的理想。它们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，它们似乎也无意分享利益，甚至很难说它们是否代表了中东世界的“现代化”。

于是，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：神权政治的遗产与世俗政治的矛盾，“祖先荣光”与现代化所代表的“西化”之间的冲突，阿拉伯世界不同国家的敌对、分裂，与以色列的斗争。但是说到底，没有哪一个是真正致命的，就连伊朗，生长在后霍梅尼革命的新一代也对神权政治失去了热情；东亚国家代表了强有力传统下，现代化的一种可能；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虽然多次失败，但作为共同体的阿拉伯理念，一直对阿拉伯知识界有着深刻、持久的影响。以色列问题经历了多次的和解，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境地。可能真正的问题是，始终没有哪一个阿拉伯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，并成为一个可移植、学习的模板、典范，并不期待强人政治是唯一的动力，知识界往往要走在政界的前头，启迪民众可能比少数人的思索、努力要来得更有价值。